春融堂集

青浦　王昶　德甫

書二

與吳竹堂書

自癸未夏間別不相見者垂十五年而僕亦以隃瘴江雪嶺未獲通問於左右在滇偶從故武昌守彭君晉悉蹤迹及還京師乃知足下曾獻賦　行在又不遇聞比主翠螺書院近狀佳否念之念之古人不得志於時必斲有傳於後傳後者非應科目詞賦之謂足下已登甲科且工詞賦已久今既無由一奏其技抱此區區終不足自見於天下後世若復頹墮潦倒以自廢其才華鋒穎又甚可惜也爲學之途猶建章宮闕千門萬戶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專於一家頗怪今

世文士輒曰我能經我能史我能詩與古文叩其所業率皆浮光掠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學者必不能盡通諸經也盡通諸經乃適以明一經之旨而一經之中分茅設蕝若漢人之易既異乎宋元矣漢人中若京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守一師之說深探力窮之於彼於此掠取一二說焉必至汎濫而無實窮大而失居推之他經皆然推之史與詩與古文亦無不然故願足下專於一家求所以入之也古人數曰不見輒欲刮目以待況於十五年之別足下所業取法者何在自命者何如幸有以示焉儻尚有進於此者當爲足下覼縷而續陳之

與盧紹弓書

某稽顙再拜謹啟紹弓學士前輩昨冬吳庶常璥南還附書

呈候未審入覽否歲月不居音塵久隔殊悵然也某以先君
尙在淺土陳情乞假荷承
聖慈俞允於三月二十六日旋里將以七月初十日葬先君
及先妣於崑山縣之雪葭灣公羊傳言葬不及時謂之渴過
時不葬謂之不能葬今某奔走萬里先君之喪至三十餘年
始克告窆其罪甚矣中夜思之若負芒刺今恃
天子之寵靈銜 命歸葬而歲在丁酉又以
升祔覃恩三代皆封二品先世之潛德將由是以彰於後世
歐陽子云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待之而不虛所待非先德不
至此然歐陽子之待其文自足以傳之故著於時者顯而聞
於後世者無窮若某之根柢舛陋寡遜失學力不足以彰先
德又必待有道而文者以傳之竊怪世之葬親也往往丐貴

人之最顯者使之為志顯者不能自作又援諸門人弟子承訛沿俗其所載體例率與王氏行潘氏昂霄之書剌謬不合適為有識所哂蓋不待陵谷遷移而文之不傳久矣以是而云顯揚適以速之湮滅也於表章之道奚當焉伏惟閣下博學多識為文純古而簡潔蓋歐陽子之苗裔是以久為海內所推而耿介絕俗之操義不苟合當世所謂文與道俱者微閣下其誰歸是先君潛德將待文以傳故敢以墓志為請邪靈壽馬太守曾魯知某先德為詳所撰行狀頗稱簡核今錄一通上左右惟哀其三十年有待之志賜之以文俾先君之德聞於後世益彰而過時慢葬之愆藉以自贖實於閣下有望焉謹白不宣

與梁山舟侍講書

某稽顙再拜謹啟山舟世兄執事某以先大夫未葬陳情乞
假仰荷
聖慈俞允昨三月二十六日歸里卜以七月初十日營葬於
崑山祖塋已丐紹弓先生爲志墓之文其文詞旨爾雅可傳
於後世無疑顧古人之葬其親所撰志銘又必丐善書者書
之蓋慮千百年後沙崩水齧不幸而志石出焉文詞之工與
否人未易識而楷畫端好衆所共知使遞相摹搨而先世事
蹟緣以益彰故志文之傳於今者雖不盡工而久而益傳不
可磨滅實在於書然古來工書者固多尤著而顯者必視其
人其品高傳之益遠且大非然不克大傳也執事承襲前光
早歷侍從方駸駸嚮用乃謝疾不出較之右軍誓墓實有過
焉蓋書與人兼者求之當世良不易覯而某幸以先世餘澤

承　恩歸葬自惟學殖淺陋不足顯揚萬一則思以傳先大夫者非獨紹弓先生之文尤在執事之書志石例以兩石爲合一考諸搨本大小往往不侔以唐而論如胡佺李文志方一尺四寸蕭思亮志方一尺六寸王訓志方一尺七寸其餘或狹而長或寬而博皆於竊非宜今擬取蕭志爲準殺其邊二分以爲合一之地至行之疎密字之多寡惟執事悉裁之天方暑乃以筆墨相瀆悚仄無似亦介恃執事之必憐而許我也不宣

與錢曉徵少詹書

某稽顙再拜敬啟曉徵前輩大兄執事去冬張太守還附書寄候比來春序日嘉惟道履勝常爲慰某自通籍以來典司機密又從軍滇蜀忽忽遂二十餘年每憶先人尚在淺土若

頁芒剌丁酉自蜀歸始令從子蘿於先祖墓旁拓地數畝旋
遇
孝聖憲皇后大故不敢遽陳其私至今年正月從
泰東陵還念
國喪已逾載朞乃敢具奏以上蒙　恩俞允於二月十六日
出都三月二十六日抵里將以七月初十日敬庀窆穸伏念
某少時失怙孝賴先世積慶身厠九列戊戌五月因
憲　后升祔禮成先曾祖祖考晉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
按之　本朝令典宜揭碑於神道昭示來許而先君之隱德
尤不可以不彰昔柳柳州歐陽文忠公於先世之墓皆自爲
文以表之今某衰邁失學不足比於前人則必言足以信今
力足以傳後世且必與某游處久能詳先君之隱德者然則

隧上之文自非執事莫屬也前思州太守馬君曾魯某門人也直隸靈壽縣人陸淸獻公曾爲其縣之令馬君景仰淸獻人與文皆倣之其言質實不誣今以所撰狀一篇寄呈執事惟擇而用之弟出都已丐翁學士方綱以隸書碑董侍郎誥篆額矣文成倘須寄京惟早屬筆爲幸葬畢北行當取道金陵趨詣書院以謝大惠不宣

與江艮庭論六書書

承示六書說窮源竟委抉摘奧旨自古論書未有若此精審者蓋古籀云亡凡將元尙爰歷諸書盡失惟說文尙存學者珍爲天球和璧固宜然攷束皙傳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皆科斗字孔安國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則孔子時之書皆科斗文明矣科斗

即古文也古文傳世絶少惟三代鼎彝所刻往往類蝌蚪鳥迹意即科斗之遺歟以今汗簡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嘯堂集古錄諸書所載尚有數百字尋其形聲左右與說文多不符葢說文本之小篆小篆始於秦與孔子時所用之字其不盡合明矣自許氏至晉王羲之垂一百八十年已由大小篆而隷楷而行草屢變其體若由李斯上溯孔子計二百四十餘年由孔子上溯倉頡又二千餘年其變殆不勝計故許氏亦謂倉頡作書著於竹帛以及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又封於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則孔子刪詩贊易之文與保氏所教必更大有異者其間象形諧聲似不得執許氏以論秦以前之經況許氏閱八百三十餘年又爲徐氏兄弟所增損非復南閣祭酒之舊哉僕嘗欲以前所云諸書取其字

隨刻之與說文相較疏其異同稽其形聲以何爲當未敢沾
沾焉據說文而自足也足下精深六書幾三折肱未審謂爲
然否尚有以示我耶不宣

答許積卿書

得來書知體中嘉勝深慰遠懷閱前後兩札似研究說文之
學近爲此學者海內約有二十餘人雖皆嗜古好奇之士然
有獵取數十百字漫誇博奧而詳說絕鮮折衷指歸究未盡
一者不少竊謂識字所以讀經說文之字非必即同孔子之
經也魯恭王壞孔壁得蝌蚪書晉不準發魏安釐王冢得周
書亦蝌蚪文字似孔子修六經所書文字皆用蝌蚪今考史
籀石鼓吉日癸巳及薛氏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所載如齊
侯之鏄季娟南宮之鼎並與小篆迥別乃欲執許氏之文以

定五經之文其果有當否歟夫六書失傳久矣今惟許氏說文最古固學人所宜服膺者然必謂說文之文本即孔子之書用以釋經且以繩諸家之謬已恐未然况許氏之文又爲徐氏所亂乎婆羅門書兩漢時未入中國故鄭君箋註第曰讀若某而已徐氏以漢唐後之切音綴於漢人文字之下亦甞有當歟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故往往四聲通用今徐氏本切韻以定音故如閏字從門門平聲乃註如順切璿字從睿睿去聲乃註似沿切所從之字之音如此所切之聲如彼盡四聲爲鴻溝毋乃益失古人之旨歟愚常欲作說文之學取羣經所有之字說文所無者其若干周秦鐘鼎古文所有說文所無者又若干然後總鍾鼎說文辨其偏旁審其點畫以證其異同又取說文中象形者若干字諧聲者若干字形而

兼聲者又若干字其指事轉注假借亦如之俾字體較然字數劃然惟公事殷繁年將七十精神潦倒無以勝此願吾賢少年暇日攷定一書推見漢以前文字之舊杜噂嗒而息喧曉庶爲功於經者大矣前示近詩清峻排奡上擬金風亭長具體而微黎君詩亦英挺於嶺南三家中頗近獨漉老人可與仲則分道揚鑣見時幸爲道拳拳之意相見何時惟善自愛不宣

答門人陳太暉書

得手書詢究作詩之旨何欲然不自足也足下近體詩多夷猶沖淡絜之唐宋間人無愧乃欲更進於是似不安於流俗所爲可謂篤志之士矣竊以足下所業計之當先學七言古詩要如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騰汗漫中煙雲滅沒魚龍吟

嘯無所不有經史雲煙也龍魚也以氣運之以才使之如是乃爲七言古詩之至自宋人論詩字錘而句斷之近體稍有可味視其古詩寒儉蹇澀如後山簡齋均不免此何以成大家試觀三百篇中風則柏舟碩人氓小戎及七月諸篇小雅則天保采芑車攻吉日及正月雨無正楚茨甫田諸什大雅則文王皇矣生民崧高韓奕江漢常武及板蕩諸什皆古詩之權輿而頌之載芟良耜及泮水閟宮長發無論已離騷九章天問招魂作雅頌之後裔啟杜韓之先聲試皆詳說而熟復之其不磅礴盤鬱氣象萬千者寡矣當今之士捷取速化爲能規之以杜韓已適適然驚矣又何能上溯風騷本原經史固知非篤志者不足語於此惟足下勉進之而已案牘之餘幸自努力明日當從獵木蘭草草不具

與吳二匏書

昨承過訪不値爲恨足下留詩而去屬以參稽攷正其意若有嗛然者既而繙閱再四風格老蒼聲情抗墜洵乎神似古人也第其閒有稍戾乎古者敢舉以獻其疑孔子言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爾雅有釋親之篇爾雅所無必稽之諸史及唐大家之集而程式之其餘書官書名書字或書行輩尤當各有所本不宜沿俗所云以資應酬之具某攷晉宋五代人以詩投贈倡和率稱官稱名稱地初唐人及少陵亦然少陵於本支不稱姓如弟觀舍弟濟是已而杜位冠之以姓非盡引以爲本支也韓文公於友朋位卑而齒少者及門人弟子皆姓名並稱如李觀張徹唐衢侯喜李翺皇甫湜諸人是也有稱名又稱字者孟郊也有稱名又稱其行輩者張籍張

十八是也稱官不稱名杜侍御鄭兵曹李司勳稱行輩不稱官李二十八稱行輩兼稱官崔十六少府裴十六功曹元十八協律張十一功曹是也惟位尊者不名如李尚書武相公裴相公馬侍郎鄭尚書李相公蓋以尊台輔者尊朝廷似不得謂之諂耳及白文公詩微之夢得敦實晦叔稱字者奚蘇文忠公有官與字官與名並稱有徑稱名者有始稱名繼稱字者大抵文章學問以忠義相期許之友皆稱字然如王望以名家子風流儒雅輝映一世乃名而不字且謂欲其姓名見於集中則品題矜慎之意畧可見矣而近之作者信筆為詩亦信筆稱之外姻之尊屬同年之祖父長官之親戚牽率附會羌無故實蓋不待讀其詩而已可嘔噦者也夫字者所以尊名有字不應號以代之今置字不書而惟號之行雖三

只童子莫不皆然昔歸熙甫先生初不以震川爲號及何震川稱此乃譁其稱蓋古人矜愼如是今豈可推而廣之紛然囂然以長浮薄之風耶百餘年來惟亭林漁洋竹垞三先生詩文稱謂皆有依據爲承學者所當傚今大作中間有沿俗例者於詩固爲不害第柳子厚云萬一離婁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爲快願足下留意焉

答李憲吉書

足下承家訓最嗜詩工於諸體今猶以七言律下詢蓋深知此體之難者大抵八句中宜一氣旋轉而七字中又須一氣灝成中兩對工力悉敵儷靑妃白無一假借語又以沈鬱頓挫出之其間自有淺深次第斯爲合作此體創於初唐至老杜而獨絕其中間有一句拘一二字者乃是偶然采入因胸

無經史窮於屬對遂借以掩其弇陋耳杜陵七律以蜀相野老野望朱櫻閣夜宿府閣宮車爲最字字響句句諧曲折變化高華工整而如陳苗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雖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例此數十聯隸事之準則也後此義山似之以籌筆驛爲最又如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竇融表已來江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炮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嘶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此日六軍同駐馬他年七夕笑牽牛諸句

爲中晚唐之冠宋元亦莫有繼者明初高季迪工此體以送沈分司兼判官爲最後則推何大復空同特以雄渾稱歷下特以神秀名諸事俱莫逮也明季推陳臥子接以夏存古顧寧人　本朝推吳駿公接以王貽上朱錫鬯貽上永安宮殿一首與季迪抗行無疑也宋黃魯直陳後山諸君瘦硬通神不免失之粗率楊誠齋加俚俗焉查初白學誠齋圓熟清切於應世諧俗爲宜苦無端人正士高冠正笏氣象特便於世之不學者以是爲人所愛若舉似臥子寧人瞠乎後矣然爲此者在多讀書經史諸子撐腸拄腹又熟讀杜李二家詩深造自得取之而逢源沈鬱頓挫其爲古合作也必矣非足下無以發狂言然竊自以爲至論幸從此問途可也不宣

覆倪傚堂書

來書謂聖教乃集狐成腋爲右軍書之最粹美者此碑楷模百世所不待言董香光以爲懷仁自書愚意集時故當小有潤色若自書恐未必然大雅集吳文墓志何減聖教即棲霞寺承仙觀記觀身經雖已磨滅間有明晰者筆意亦佳絕蓋原字本工雖剪裁割絕而終不掩其風神骨力也然北宋初年能書者無不法王而汧陽普濟禪院解州鹽池新院所集習氣可厭不能如懷仁等之佳豈時代先後流於翰墨亦不無優劣耶唐人於右軍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如汝南公主實際寺靈運禪師皆有右軍一體即明徵君碑筆意亦出於王特參以褚法稍加展拓其外如鏡基塔銘乾符陀羅尼之類均爲右軍别子可因源以溯流愚見所及未審以爲何如所惠龍井新茶極香嫩但欒水性劣或稍損其韻致耳不宣

又覆倪敬堂書

來索唐高宗碑帖篋中有萬年宮碑今以奉上高宗書奏中不能多見此外惟有李勣碑亦係行書高宗眞是右軍法乳欲學蘭亭聖教薦福寺者非此無以入門太宗好右軍筆力矯然若其純熟處或遜於高宗自來書家於金石文字不能旁搜博采故知高宗者絕少耳然萬年宮帝書於永徽五年時年二十七正是壯年筆力精到至李勣碑書於儀鳳二年前後相距二十四年高宗年已五十筆下少有頹唐視萬年宮較遜一籌某家眞武碑乃得之顧府常家藏每字用蟬翼法故波磔分明用意處多了了可辨若今泰人所賞者則皆模糊漫漶幾不可復識也如欲者再於閣報中奉覆如何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某啟秋帆制府執事去冬武昌話別忽忽半年伏惟起居安
吉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十年諸君纂輯成編惟舉要歷
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即屬以校讐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
望聞是書搜采綦富攷據精審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
為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疏略誠所
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
之作在收採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
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
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尚不能無
議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
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
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

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
無撓嬰洪涊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
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娼嫉聚
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
害並至至剛詩則太師皇父之章函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
之閻妻煽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
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
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啟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詆
東林某每見必力陳其不可蓋撓嬰洪涊之習千百年來中
於肺腑逕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
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倘得爲有是非之心者歟此竊爲世道
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

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檮杌之狀以昜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蒯通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歃齒牙而崇淸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桱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忠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刪節又文信國黃冠備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木土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儆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佽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幷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以文章功績自結於

聖明浩然子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益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嘉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既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譬其是非之實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間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嘗官事冗非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後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變更洪淡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與孔洪谷主事書

某自慨自六經燼於秦火漢儒起而修明之承孔門諸弟子之傳似其師說入自爲書家自爲學洎至魏晉六朝不絕若如綫自貞觀中定五經正義而孤行京虞之易學服氏之春

秋皆亡其尙可見者幸存於今之註疏爾注疏所言豈盡能質之羣經而盡合證之於諸子而皆通但當求之於理理無可疑即與羣經不盡合無礙也惟其理有所難通然後采羣經以證之或采後儒之論以折中之是爲古人多聞闕疑博學詳說之旨然其難通者無多不必別自爲書也宋元後儒患在好著書取其偶有得而稍異者雜於中餘乃信手鈔撮不云本自何人是後儒之通患也僕易宗王氏詩宗毛鄭氏周禮宗鄭賈氏此後宋元儒先之說及已有所見者采之附註於章末以庶幾於信而好古之謂今先錄周易一種附呈惟有以教之某頓首

與汪容夫書

昨過竹西足下論三禮甚悉洵矣足下能信古能窮經也然

不審足下之窮經將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殘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將觀千古之常經變而化之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事業乎古人三年通一經十五年而五經皆通盈科而進成章而達皆此志也通五經實所以通一經孔子謂博學要歸反約故孔子之後自周以歷秦漢千有餘年山東大師多以一經相授受仍其師說雖父子兄弟亦不肯兼而及之其兼及者惟鄭君殊尤絕質多聞為富始於六藝咸有箋註甚至及於算術讖緯其後孔氏沖遠因之然周禮儀禮仍以讓之賈氏未嘗後其淵浩兼通而並釋者益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則必不能致於用也　本例側陳六官治明之齊實本之周禮圜丘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為祫移之於歲暮饋食為禘用之於升祔祀禴烝嘗四時之祭定於

四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者於會典詳於　大淸通禮須在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註春秋卒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之且以光武崇讖緯故靈傀寶靈威仰五天帝皆宗緯說此窮經好古者之則也至儀禮惟冠昏相見鄉飲酒射及士喪禮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餘則皆未備實有難通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幷讀先秦兩漢諸子幷十七史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經再習他經亦如之庶幾聖賢循循慥慥之至意若於每經中舉數條每註疏中舉數十條抵掌掉舌以後淵浩以資談柄是躐等速成誇奇炫博欺人之學古人必不取矣又聞顧

林先生少時匇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傲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辨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孩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廣陵多聰穎士幸足下以此教之毋遽務騰箏遂成矜奇炫博之學則幾矣某白

春融堂集卷三十二終

青浦 王昶 德甫

論

經義制事異同論 御試

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共由于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斷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驚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爲異以爲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使不謬戾于道焉乃止然聖人又慮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亟之言筆之書且其所爲筆於書者反覆詳焉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以制夫事而聖人之道已大白于天下故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

于秦火漢儒掎摭掇拾于煨燼中爲之箋解訓故貫串鉤穴功亦可爲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而缺略放軼不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爲管商申韓鄧析子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名經與事遂判然爲二雖生心害政未嘗不歸咎于異說而諸儒之迂疏無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義治事爲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于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于正非猶管商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爲造士者法矣然其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而止斤斤焉佔畢乎抑亦將以不嫺治事之人而使之仕乎然治經義者仍歸于

迂疎無用而聖經終以康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爲業也惟就其質以擇所事焉而六經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覆考證以端厥本使異日出之皆爲有用材庶經術與治術合大道其不分同異也夫

許世子論

歐陽公春秋論謂趙盾實弒其君胡氏引司馬昭賈充爲比而錢氏汪氏發明之歸獄于盾固灼然無可疑者惟許世子之弒見於三傳甚詳而歐陽公亦以爲實弒諸儒因之其論互出而不得其平夫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禮之經也又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子嘗藥慮藥之有毒也若醫之用藥當與不當人子固不得而知故既知嘗藥矣又求醫之傳三世者以爲其技熟其方審然後令之醫所以教人子敬愼

之至也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者日三有不安節內豎以告上食必在古人事親皆如此不獨樂正子春爲然故父母起居飲食子無所不用其極而況于有病有病而進藥乎左傳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云者謂非醫之藥而太子之藥也藥出於止則知其性識其味止之弗嘗也信矣當是時國君時疾非篤疾也一旦飲藥以卒國人惶駭必皆謂謀其位以弒其君執簡之史官直書之以赴於四方孔子遂因赴告之辭而書之且爲子者以藥殺父卽謂是過非故止亦不得辭其死孔子雖知止無欲弒之心與於商臣蔡般而安得原之謂與操刃進毒者殊科而別開其例哉止雖非實弒而不能改其弒之名以是爲人子之大誡亦春秋之大義也若夫弒君而賊不討不書葬而公羊傳云經書葬許悼公

是君子之赦止竊謂不然凡作逆者立其位而葬其所弑因以掩其弑之名是元惡大憝理法所必不容故不書葬若止者與位於其弟虺奔晉不踰年而死則悼公之葬虺葬之非止葬也止葬不宜書虺葬何不宜書悼公之葬所以見于經而非爲赦止也至求藥必良醫而許以前冬爲楚遷於白羽距悼公之病未及半年白羽僻陋固未必有良醫而止初至其地亦未知醫之孰爲三世者是以妄進藥而不顧其患卒之哭泣歠粥嗌不容粒而無能改於其惡故左傳謂舍藥物可也蓋以醫而無良與藥不可信寧舍藥而不進所謂未達不敢嘗也其爲人子侍疾之必愼意深遠矣

漢文帝論

漢高祖堅忍好殺疑其不足以貽子孫享國長久卒歷十二

帝祚二百餘年由文帝休養之功爲多蓋自周衰東遷五伯迭興百姓苦於戰鬬至七國殆有甚焉秦之帝也不過四十年浸尋迄楚漢間喋血無虛日民生之倒懸憔悴五六百年於此矣文帝自代來見天下之易亂而難治也而周勃灌嬰輩以行陣老益厭言兵於是務寬厚崇清靜惇恭儉以爲休養生息之計廷尉以張釋之更秦苛法殆盡任張相如等長者而嗇夫諜諜捷給之人斥弗取匈奴入犯整軍以禦之出塞乃已尉佗倔强南越卑辭遜詞以屈之雖以賈生流涕太息欲縛中行說倒七國地飭天下以整齊嚴肅帝猶恐其紛更擾動而不之用於是乎安靜無爲漢之元氣始固夫是時周亞夫劇孟之徒善將兵非遜於衛青霍去病楊僕諸人也陸賈之徒善馳說非遜於張騫唐蒙諸人也而文帝卒不之

使以爲天下已寧矣百姓苦戰鬬已久矣撫循之妥輯之足以爲治不然鶩遠略而忽近患此亡秦之續爾文帝不忍爲也文帝惟不忍爲然後百姓之戴漢也益堅故雖以武帝踵其後連兵三十餘年中國騷然而百姓猶不忍以亂且叛不然高祖所爲岌岌不終日之勢也何能享國長久如此雖然武帝之好兵景帝之殘刻啓之景帝之殘刻文帝使鼂錯爲家令啓之則爲文帝者其於佑啓之道惜猶有所未盡也夫

太元論

昔揚子雲作太元以擬易諸儒稱之衆矣然元自爲元可以元準易則不可考其所爲太元以元統三方以一方統三州以一州統三部九州統二十七部以一部統三家二十七部統八十一家九家分上中下九等一家九贊其七百二十九

贊以二贊直一日一家直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贊直周天三百六十四日半尚餘半日及四分度之一日法八十一半日餘四十分半又四分度之一餘二十分強其少六十餘分乃立踦嬴二贊補之猶易之卦氣也以太初歷法推冬至起于中日在牽牛一度紀元自甲子至甲辰甲申重起甲子凡四千六百十七歲元有三統每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統有三會每會五百十三歲會有二十七章每章十九年七閏皆無餘分以七十二策直一日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周天之數自中至事爲天元自更至昆爲地元自減至養爲人元猶易當朞之日也其用策以天地人爲十八倍之得三十六法六六之數是爲恭中以推乾策筮之則分爲二刻左右各三揲之七其三爲一八其三爲二九其三爲三置餘數

數正數八揲而首名以定首有陰陽從陰陽生晝夜從晝夜推休咎以四方七宿所屬之五行而驗其與首與同宗從違焉猶易大衍也八十一家中不易有九中增翊迎度昤嘒勤口反易者七十二合而觀之止四十五家配五九之積猶易反對也首準易畫贊準易爻測準易象文準文言攡瑩掜圖告準上下繫論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是無往不擬易者其推步之法取諸洛下閎用卦直日之法取諸京房以卦定歷尤子雲造元之本旨然卦氣六日七分除四正卦外合六十卦計之餘四百二十分四百分足五日又二十分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強法至精密而元所少五十四補以二贊贊例值一日八十一則又餘二十七積之一章歲中應餘二百四十三分一會中應餘八十一日而四序巳

失位矣豈若卦氣之當哉范氏望以衷擇元準卦其以二家兼一卦者十有七礥閑爲屯上干爲升羨差爲小過逢交爲泰耎傒爲需永常爲恆格夷爲大壯務事爲蠱密親爲比彊晬爲乾大廓爲豐逃唐爲遯唫守爲否晦瞢爲明夷止堅爲艮失劇爲大過勤養爲坎自昑守至晦瞢間三家始有兼卦自逢交至耎傒相接而用兼卦務事至斷毅隔一而用兼卦相次相配之法又未能齊整也且既準卦氣坎離震兌應以主時不復當直日用事乃勤養準坎應準離疑準震沈準兌又何說歟夫欲去四正之卦必取三十六家兼以配十九卦而後可然卦以六日七分家以四日四十分強術已各異故如礥閑配屯屯起女四度十四分終十度二十一分而礥入女二度終女六度之半閑入女六度之半終女十度是女有

二度在屯前非屯所值矣或候配需需起奎一度五分終奎五度之半候入奎五度之半終奎九度是奎有二度在需後非需所值矣又樂入胃四度之半終胃八度爭入胃九度止胃十三度之半正春分末候清明初候也故大衍歷以豫內卦終末候外卦起初候若兼爭于樂以配豫則爭乃準訟義與訟乖專以樂配豫因專舉豫以屬春分則豫于末候僅有一日三十九分餘皆入清明節氣於義於時兩何取焉夫子雲覃思渾天將以窮天地日月五星之運律歷經緯之術而以易準之済參參錯如此故吾曰元自爲元可以易準元則不可也若夫洛下閎測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裝入畢十一度當終十五度之半衆起十五度之半當止參二度而朱氏震雷氏思齊皆沿其誤至兼承常爲恆中間以度則舊本

傳寫之失也

馬謖論

戰陣之畧以制敵應變爲上而空言無補焉趙括善談兵卒有長平之敗馬謖好談兵卒有街亭之失夫趙括一紈袴子弟馬謖則馬氏五常之一也史稱其才器過人武侯亦相器重南征時所爲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者用其言遂以平孟獲而定南中計議洵有過人者哉且街亭之失亦非甚失策也乘高者勝兵法所誌前則有許歷之據山而秦敗於閼與後則有唐莊宗之爭土山而梁敗於德勝謖亦非甚失策也獨惜水道之絕竟爲敵人所乘無一鏃以救敗諸州內應之機一失不可復得是可歎耳觀其與武侯書謂深維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雖死無恨於黃壤謖固自服其

罪而武侯刑罰之公使之心折爲不可及矣乃習鑿齒謂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明法勝才不能三敗之道此因將琬楚殺得臣之言而附會其說耳不知武侯之殺謖法也亦勢也當時楊儀魏延皆跋扈之將非紀律嚴明何以馭之且廖立不必廢李嚴不必降爲民也孫武戮宮中之女魏絳誅楊干之僕刑罰明則紀律肅自古皆然又何疑於武侯蓋武侯之出祁山不用吳懿諸人而用謖者一時諸將無出其右用謖敗用他人未必不敗其謀歷年有功則用之有罪則誅之治國治軍之法豪無足怪陳壽謂武侯不聽先主之言此有意抑之坐以不知人之實耳吾以爲不然

阮籍論

晉承漢魏喪亂之後士大夫知名節者罕矣如王敦祖約桓溫諸人不惟不斥爲叛臣轉從而誇美之是以忘阮籍之爲逆也晉人于竹林七賢尤推籍吾謂籍者特以狂名欺世而世皆爲所欺耳何以徵之史稱司馬師時公卿將勸進令籍爲其辭籍方醉使者以告據案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籍之情蓋見於此矣司馬之篡魏其勢已成有籍亦篡無籍亦篡而籍必不可爲之文籍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而籍由尚書郎爲高貴鄉公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此豈可以事二姓者當其辭曹爽之招明知三馬將食槽而要結于師之兄弟至甘心勸進而不惜及又稱籍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其爲司馬腹心蓋去賈充成濟一間師謂嗣宗至慎詩揚之水曲沃將弑昭公之作也曰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所以爲至愼也嵇康亦謂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言大將軍保全之亦知籍爲私人也觀師之就鄭小同其保全籍也明矣鍾繇書大饗受禪碑歐陽公尚斥爲無恥至籍以文章翰墨助篡逆之謀謨之以阿衡擬之以周呂且託之于酒以見其才以飾其蹟無恥孰甚焉無所改竄者蓋籍與司馬父子兄弟包藏禍心謀移魏祚久矣其文宿搆有年藏之胸臆乘時而出非果卒爾援筆以應命也世以狂而疑目之又以醉而恕之又以詠懷詩而重之不知適爲所欺孔子謂狂而不直今之狂也蕩如籍所謂蕩者非蹶若以放棄禮法與竹林七賢同類而譏豈足以蔽其辜哉籍遇孫登商畧棲神道氣之術登嘿而不應亦識其爲逆黨故不屑與之言而蕭統收其詩文入諸文選吾故曰六朝之士大夫罕知有名節

者此也

王羲之論

尚論古人之品必觀其性情而性情之純駁由其好惡定之若使拂人之性則雖文藝甚工聞望甚重論者猶將指其失以爲戒焉晉王羲之之書法古今第一好書者併其品而推之觀決諫北伐陳運漕似卓然有高世之見開濟之才獨惜其性情好惡之偏也史傳稱羲之宴集于蘭亭羣賢有詩羲之自爲之序或以比于石崇金谷聞而甚喜夫崇何如人也任俠無行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又與潘岳諸人諂事賈謐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此其人于天下殆如蛆蠅糞穢也相提以論宜恧然慚怫然怒而引以爲重傲然自喜陋矣又傳稱王述少有名與羲之輕之及述爲揚州刺史恥爲之下求分

會稽爲越州大爲時賢所笑又因述檢察刑政稱病去郡夫述夙以安貧守約淸貞簡貴閶至折桓溫遷都之謀拒坦之求婚之請志節凜然有大過人者是時溫擁上流勢將跋扈尤宜仿廉藺之義同心協力以備不虞而屢因私隙去官以避之誓墓雖堅乖于大義終難與恬退者同論矣夫君子小人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也使羲之幸而枋用以其性情好崇則類崇者進惡述則類述者退意旨所分關于人才之消長國是之治忽豈鮮也哉蓋西晉貴戚世家習于驕侈如何曾王濟咸以豪華相尚經兵燹喪亂而其風未熄故羲之不免忻慕于崇與卞壼斷裁切直爲諸名士所少羲之于述亦猶是已自來文藝之士風流自賞多遠于忠義廉潔之爲若褚遂良之直諫顏眞卿之授命蔡襄之自守固曠世而一覯也

唐文皇酷嗜羲之書史臣立傳稱制以為贊而僅道其精研篆素盡善盡美其他皆不及焉殆亦意有所未滿者歟

唐宋兵制得失論

從來治國者莫急於治兵君任良將將馭精兵有可強不可弱之氣然後國家久安長治不當襲寓兵於農之迂談以誤國也唐宋之主皆百戰而得天下唐強失其所以為強則儥亂而蹶宋弱不振乎其所以弱則疲苶以亡說者謂唐之制以府兵為最將軍統諸府府有郎將坊主團主相統治此制馭之善宿衛者視地遠近為五番七番八番十番十二番之法此戍役之善二十而兵六十而免此休息之善全府發則折衝以下皆行不盡或果毅行或別將行此調發之善其有坊置主一人以課農桑此勸課之善夫亦取其與周禮崇有

似爲而不知唐兵之强不在此慇常考太宗之置禁軍也擇
善射百人爲二番又選材力驍壯者置飛騎試而取之也甚
精其十二道都尉率五校兵馬而訓練之步伐擊刺秩然有
條故橫行天下而莫當也開元初年廢府兵置彍騎各衛單
悉果敢而勇於戰所以高保獲車鼻裴行儉斬泥孰匐王孝
傑破泥孰俟斤此時兵號最强李林甫停上下魚書遂奴侍
官習爲翹木扛鐵禁軍弛而各衛軍皆壞耳祿山得以擁二
十萬之衆一發莫支後雖撲滅而老兵悍卒專節鉞以鎮要
地聚財賄以養死士黑雲落鴈銀槍効節感私恩而致其命
始也各衛弱而不足制藩鎮終于陳雀國遂以亡故曰失其
所以爲强則蹶也若宋之兵不然開國之初曹彬潘美皆大
將才而未足以當一耶律體歌寶元時韓琦龐籍皆名臣而

不能平西夏兵本弱也慶歷初禁軍入籍者八十餘萬王曙
王繼英嘗言驕惰悍慢卒不可用迨道君將童貫而關領至
二十四萬金人直入其誰能支之南渡後兵半入於盜半死
於戰張浚之巡社王庶之義士一經見敵靡有孑遺自樞密
院須教閱之法而宿衛稍强自左右翼親自教戰而外軍亦
少震故大敵巨盜內外交訌吳韓劉岳諸人猶能屹然壯東
南半壁者此也咸淳間招平民爲兵取充數以覬賞猾兵制
極壞惟江淮水軍布置漸密其餘無足取者夫遼人二帳十
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萬善戰能寒金人兄弟子姓
皆良將部落保伍皆銳兵元則外有禿魯華諸軍內有四怯
薛諸軍戰勝攻取雷激風發師而聚隨處鎭殺而十二監軍
六班十部之設其雄才亦有過人者而宋以疲苶之兵當之

宜其始而納幣繼而拜表稱臣終至崖山之痛也夫設兵之善莫如唐三百餘年四夷無敢彎弓南下者馭將之善莫如宋三百餘年叛臣無敢稱兵犯闕者然開元以前總管節度威震邊關詔書甫下解職趨朝不聞跋扈以抗王命知唐末之亂非立法不善而任人之不善也論兵者舍宋取唐知人以任將任將以練兵庶中外寅然而國家有可強不可弱之勢矣

讀復讐論

自唐徐元慶手刃父讐束手歸命陳伯玉請誅之而旌其閭柳子厚駁之宜矣柳子云誅其可旌是謂黷刑旌其所誅是謂黷禮旌與誅莫得而並焉然卒無以全孝子而并全國法也夫世之殺人者其事恆見其情不一平居里巷小民互相

仇殺果出於謀與故歟是法所不得貸也等而次之則往往出於寬典然寬典不可以例孝子之心何則國家立法以天下爲準者也罪雖當死而反覆推求或有一綫可原畧加寬貸以示並生並育之仁至人子以父母爲準者也父爲人殺而人不得麗於殺椎心泣血早夜呼憤固有不能已於頃刻者卒然相值猶緩其報復之心徐推其殺父之故且原國法之已盡而任大仇之在前此必非人子而後可詒爲人子未有不投袂而起義不反顧事不旋踵者記云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明教以讐之必復矣執法者因而原之是法之所已生者而仍不得保其生勢將廢法因而殺之是殺處心積慮爲父報仇之孝子也殺孝子不可以爲天下訓然則何以全孝子執法者于此不幾于兩窮哉吾嘗考

諸唐律疏議有殺人移鄉之條文曰諸殺人應死赦例移鄉律又云若死家無期以上親或先相去千里外不在移限蓋世容有不盡償命之人而不可絕孝子報仇之義旣不可絕孝子報仇之義自不可再殺報仇之子是以令曾殺人者避諸千里以外孝子卽知仇人尚在而無所見以激其悲憤則倖而生者終得生全而孝子不致罹于修法此全孝子而并以全國法仁之至術之至善者也或其人自恃凶悍藐視諸孤猶復來往故鄉以鳴得意則撻刃其胸與孝子又何誅焉然此律蓋不始於唐兩漢豪俠之流多有避仇者是以沿而載之耳吾怪伯玉子厚宜皆深明國典乃於永徽初年所定之律不加省察而徒爲此紛紛也

王安石論

宋之天下孰亡之曰亡於王安石安石曷以亡宋曰安石引呂惠卿惠卿之徒因而引蔡京童貫朱勔郭藥師等遂迄宋祚故曰宋亡亡於安石考安石之心非欲以亂宋也特其學之博逞其說之偏欲以富國強兵爲要結於君之術知其說其術不爲諸君子所許乃引惠卿之徒以助已夫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而鸞梟之不並棲也小人立於朝君子必恥與同列不待其搏擊排擠固將望望然去矣且君子剛直小人和柔君子木訥小人便給君子疎闊而迂緩小人周密而敏捷君子方正而誠一小人工巧而變詐有是數者故君子同小人事必形其拙君子與小人爭必至於敗君子敗則君子之類悉以去不去則竄逐誅戮隨之爲小人者乃得悉引其羣以踞於朝廷之上此其人皆貪鄙無

行頑鈍無恥以游被寵遇爲榮以旦夕得志爲樂以富貴權勢聲色貨利爲娛於祈天永命之謀子孫黎民之計非獨見所不及卽及之亦嗤以爲愚且拙而必不肯爲浸淫久之社稷安得不危國家安得不覆也哉宋太祖以仁厚取天下洎乎眞仁兩朝益務爲寬大簡靜以培養天下元氣故人才之美盛未有過於是時者至熈欽之際前後左右皆匪人也豈非其最著者竄逐誅僇以死次者亦皆行遯伏匿而不出歟遯之否否之剝於是敵國外患集於眉睫之閒無一君子爲之奔走禦侮蒙塵北狩致命徇國之君子惟李若水一人轉爲金人所笑推其禍首蓋由安石引用小人以馴致於此吾故曰安石之罪莫大乎用小人以亡宋而新法病民次之雖然安石詎不知惠卿之徒之爲小人彼欲行新法也堅因以

引用也力始於自是中於自私李於自用其漸遂以亡天下如是而猶欲爲安石訟寃則吾不取

張浚論

建炎以後稱中興賢相者以趙鼎李綱張浚爲首愚以爲浚非君子也不得與趙李比蓋宋當南渡之時京湖川陜宴然無恙秦仲戚方李成諸劇盜猶未縱橫于境內而兩河豪傑枕戈礪刃以從義者所在多有天下形勢尚可爲也高宗宣撫之任行便宜操黜陟以軍國重事付之而乃剛愎自用致四十萬人坐喪于婁宿之手四方震動兵氣沮喪譬猶大病之人復以鋟刻之藥投之元氣殆盡幾何其不至于死也宋之不亡不獨諸將力戰之功亦天幸耳且浚而以恢復中原爲已任乎則曷爲而劾李綱綱也忠勇果烈能措柱于孤城

危急之餘旣爲僕射而張所之招撫王𤫊之經制宗澤之留守布置歷歷確有成算蹟其殺宋齊愈及召募鎮士所以爲國計者甚大浚借以斥其罪其意安在且浚爲卒炳所劾落職久矣自趙鼎勸親征而召之福州起爲宣撫因一呂祉之事擠而去之鼎盡薦賢爲國之美浚乃入朝見嫉宋室中衰小人盤互僅僅一二賢臣而復出死力以傾軋之專權固位縱驁自雄其心尤有不可問者他如王庶小將也信之而殺曲端酈瓊劇盜也任之而拒岳飛邵宏淵驕卒也護之而敗李顯忠顚倒失措好惡拂人故三督師而敗衂良臣絶跡於內良將離心于外士卒糜爛于疆埸宋之天下有可爲而卒至于不可爲皆浚有以致之也愚以爲其材甚庸其識甚闇其性甚妬其量甚狹其自用也甚專生平勳業德行無足紀

者朱儒以南軒故交相推重噤口不敢作一指摘語最可異者至以諸葛武侯比之其果然乎或以其不主和議嘉之夫韓侂胄曷嘗不伐金也

春融堂集卷三十四

青浦　王　昶　德甫

考辨

齊風汶水考

齊風載驅章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序云盛其車服疾馳于通道大都襄公因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孔氏正義云襄公入于魯境往會文姜按前漢書于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又于琅邪郡朱虛下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潍顔師古云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潍將桑欽所說有異或有二汶水乎然按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又云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又東北入于縣是則萊蕪之汶由西南行入濟朱虛之汶由東行入濰以達于海者也二汶固不同矣以今地理核之汶河水有數源其經流一自萊蕪縣東北原山之陽發源一自泰安縣泰山之北仙臺嶺發源至故縣鎮二水合流謂之大汶河又西南逕焦家店與萊蕪縣之牟嬴二汶會牟汶有二一自縣東南寨子村海眼泉發源一自縣東古牟城東響水灣發源至盤龍莊二水合流西至瀘馬河合於嬴汶嬴汶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宮山之陰石漏河發源北流會牟汶一自縣東北大小龍潭發源南流會牟汶並南合為一流又西至半壁店復會南北諸泉入泰安縣界至焦家店合于大汶逕無鹽山西與北汶會北汶本于泮水自泰安縣泰山西

桃花峪發源東南流至郡城又東南流有石汶水入之又東南至無鹽西合于大汶小汶水自新泰縣東北龍堂山南麓發源南流逕磁陽店至南鮑莊入新泰界西流逕靈查堡入泰安縣界逕徂徠山南又西南至故柴城北世謂之柴汶又西南至大汶口合于大汶此汶之名各不一也詩言汶盖指大汶言之酈氏又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按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西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注齊邑今泰山嬴縣哀十一年會吳于伐齊克博壬申至于嬴然則嬴博以南屬魯界龍以北屬齊界故成二年取汶陽田盖汶之南皆魯地也且酈氏云文水屈從博縣南西流又西南經龍鄉故城南益知齊魯往來

要道實在嬴博當今寧陽東平間故襄公之來會由之扼要之地即為大都通邑惜正義之未能詳指其地也

韋顧昆吾考

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韋豕韋彭姓顧昆吾皆己姓正義國語云己姓昆吾蘇顧董溫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豕韋即彭姓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曰豕韋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為伯也或言豕韋有三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豕韋風姓顓頊孫大彭為夏諸侯國于彭城是有風姓豕韋也據左傳蔡墨云其後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是有劉姓豕韋也據世本豕韋防姓是又有防姓豕韋也按豕韋本彭姓若加以風姓劉姓防姓則是豕韋有四亦不止于三也此三說皆非也

世本之防姓防與彭音相近而譌左傳之劉姓夏孔甲會命御龍氏更豕韋之後一龍死御龍氏不能致龍尋遷魯縣彭姓豕韋復國終夏之世皆彭姓至商武丁五十年征豕韋克之乃以劉累之後代之賈逵亦云祝融之後封爲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當夏桀時豕韋實彭姓非劉姓也鄭語彭姓彭祖豕韋諸稽韋昭注及左傳杜預注皆云豕韋彭姓不聞有風姓唐書宰相世系表本諸國語而改彭爲風其謬顯然通志氏族畧以豕韋爲風姓即沿世系表之誤蓋豕韋在夏以前惟彭姓彼三說者皆誤也元和郡縣志滑州白馬縣南有韋城即豕韋之國顧國據哀二十年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竹書帝癸二十九年商師取顧杜預云顧齊地國名記云濮州范縣東南有古顧城至昆吾之見于典籍

者如國語云昆吾爲夏伯史記楚世家云顓頊之後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時常爲侯伯桀時湯滅之竹書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有蘇帝厪四年昆吾氏遷于許帝癸二十六年商滅溫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戢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此昆吾氏顛末也昆吾始封在濮陽故哀七年左氏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別封在蘇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唐書世系表昆吾之子封于蘇其地即鄴西蘇城蘇與溫一地而異名同隸衛境然溫在河北濮陽在河南相去數百里聲勢足以相援故湯先滅蘇以弱昆吾繼克昆吾以弱桀耳夫湯都亳當今歸德商邱書序湯征桀升自陑鄭君謂在河曲之南正義謂在潼關左右當日

大勢湯先自東稍西滅顧以絶近患乃渡河取韋復西向取溫則東南諸國莫不賓商昆吾之在濮陽者或率師入衛或奉桀以伐商而不知其地已爲湯所有卽不然亦路中斷不可通桀右臂已斷然後逾王屋沿河西北悉銳以攻安邑而昆吾自破夏自舉矣武王之伐紂也從西南而東北湯之伐桀也從東南而西北商頌二句中按其地理當日伐桀之前後瞭如指掌古人歌頌簡括明肅後人明辨深思之天下大勢有不煩聚米畫沙而灼然自見余故考而出之以明夫湯之所以得天下者

封建考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

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職方所云與大司徒所載脗合無疑而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顯與周禮不合而鄭注以王制爲殷制云武王初得天下因殷爵三加爲五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其後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遷大九州之界益封加地爲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國蓋當日情形實如是也說者謂孟子立論所以抑當時七雄吞幷之勢故云齊魯始封方百里王制漢儒所作遂祖其說豈篤論哉夫大司徒職方所

言皆周制周自周公伐奄以後滅國者五十斥大九州天下大平由是而制周禮故有五百四百三百二百里之制蓋論其頒布之時當在成王七年以後若周禮未成以前則所用者尚仍殷制周制公侯伯或食封疆之半或食其三之一而東遷後王室日衰諸侯放恣封疆所出皆以自食故惡周禮之害已抉而去其籍而周初所行之殷禮且幸而得存故孟子舉以告北宮錡秦漢儒者集以爲王制而周禮之遺佚蓋已久矣至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鄭注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賈疏謂市取美物以貢天子竊計公之貢一歲多至四萬夫幾與春秋晉取衛貢五百家呉取魯賦八百乘等非王者無總貨寶之意蓋所謂其食者皆以之爲官吏祿用之費計天子公田三十二萬夫祿數均十四萬有奇

是王畿方千里其食者半矣諸公方五百里公田八萬夫為王畿四分之一若其朝野官吏亦四而得一祿數抵王國而不減應三萬八千四百餘夫諸侯方四百里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為諸公三之二而少若官吏亦三而減一祿數惟中下士相同餘俱二而減應一萬七千有奇諸伯方三百里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為諸侯之半而有餘若官吏亦減半祿數抵侯國而不減應九千六百餘夫諸子方二百里公田一萬二千八百夫諸男方百里公田三千二百夫若官數仍遞減則男之官太少不可為國子男除庶人在官及鄉遂諸官以地計其他官數約倣王制諸男祿數倣王制而上士四中士為有加諸子惟卿食縣餘俱倍于諸男計諸子班祿應三千二百餘夫諸男應八百七十餘夫凡公侯伯子男祿數與

所云其食半及三之一四之一俱不甚遠則以之爲官吏祿用較入貢于王爲說長也

鄭氏書目考

兩漢說經大師著述繁富莫如鄭君後漢書本傳云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萬餘言今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核之惟乾象歷七政論不行于世其他諸書較本傳所載爲多然隋唐二志各有舛錯或誤幷他人之書或不載鄭君之名不可不考正也玉海云唐志鄭元毛詩譜三卷隋志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今隋志毛詩譜二卷但云太叔求及劉炫注載在

徐整毛詩譜下不知是鄭君所撰之譜矣徐整亦非自撰詩譜釋文敘錄稱徐整暢太叔裘隱國史志云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是皆注鄭譜耳隋志不言鄭撰是其疎也新唐書藝文志云鄭元注戴聖禮記二十卷又禮議二十卷禮記引三卷攷劉昫舊志云禮記二十卷戴聖撰鄭元注又云禮義二十卷戴聖等撰杜氏通典政和五禮新儀並言是戴聖撰無鄭元注新志連屬言之誤也新唐書藝文志云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又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舊志亦云尚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元注蓋王粲有疑于鄭學而問鄭之弟子田瓊韓益釋之所問所正皆鄭氏之注故言鄭氏注以申明之後人誤以爲鄭元撰者非也他如周禮大宗伯賈公彥疏引爾雅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鄭未注爾

雅此不足據又朱子書河圖洛書曰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註法龜文也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書也鄭康成無大戴禮註朱子誤以盧辯注爲鄭注耳又玉海附載忠經一卷馬融撰鄭元注崇文總目在小說此係僞書不足錄又劉克莊墨莊漫錄載漢官香方鄭康成注尤謬妄也余向與惠定宇家鳳喈共講鄭氏學各取書目考證之尚多不全不備今歸田多暇輒復論定據後漢書本傳鄭志目錄晉中經簿梁七錄隋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參以宋藝文志崇文目玉海御覽釋文諸書畧訂其誤俾後之談鄭學者覽焉

周易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梁十二卷隋九卷舊唐志九卷新唐志十卷按玉海費氏之後易經上下離爲六卷繫辭而下五篇合爲三卷宋藝文志鄭元周易文言注義一卷崇宋時惟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合爲

一卷餘皆逸也舊本十二卷後爲九卷新唐志云十卷者釋文所謂錄一卷也

易緯注 梁九卷隋八卷宋藝文志七卷乾鑿度通卦驗不在七卷內

乾鑿度注 李淑書目二卷宋藝文志三卷

通卦驗注 李淑書目三卷宋藝文志二卷

稽覽圖注 宋志一卷玉海永樂大典同通考二卷書錄解題三卷通志七卷通志言七卷者合辨終備以下四卷及二卷三卷無標目者非詞稽覽圖有七卷也

辨終備注 玉海一卷

是類謀注 玉海一卷

乾元序制記注 玉海一卷

坤靈圖注 玉海一卷按玉海云今三館所藏乾鑿度通卦驗皆別出爲一書而易緯鄭氏注七卷稽覽圖第一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

尙書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九卷唐同按本傳云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尙書唐志云鄭元注古

文尚書九卷

尙書義問　隋志梁有義問三卷鄭元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

尙書大傳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三卷崇文目同書錄解題通考並四卷

尙書緯注　梁六卷隋三卷唐三卷按唐志有鄭注尙書緯三卷宋以後亡其緯書不可考今畧檢諸書補其目于下

刑德放注　見御覽六百四十八卷

帝命驗注　見初學記九卷

考靈耀注　見藝文類聚一卷

璇璣鈐注　見王融策秀才文李善注以上緯書散見各書中頗多今畧舉以槩其凡

尙書中候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梁八卷隋五卷共名有握河紀勑省圖我應雒師謀準讖哲合符后運衡斁期考河命義明霸免苗興契握雒余命摘雒貳稷起

毛詩箋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二十卷唐志云箋毛詩詁訓二十卷

毛詩譜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新唐志三卷舊唐志二卷宋三卷歐陽修補亡隋志二卷即鄭譜不注鄭元撰者誤

詩緯注 唐三卷

儀禮注 本傳有晉中經簿有隋十七卷唐同

周官禮注 晉中經簿有隋志十二卷唐十三卷按本傳云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儒林傳云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本傳稱其注儀禮禮記唐史承節撰鄭司農碑云注儀禮周官禮記較爲詳備矣

答臨孝存周禮難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鄭志作臨碩碩孝存名也臨正義作林孝存史承節碑作孝莊

禮記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二十卷唐同

魯禮禘祫議 本傳有

喪服經傳注 隋一卷

喪服變除注 唐志一卷此戴德所撰而鄭注之孔疏亦多引其文唐志脫一注字

喪服譜 隋一卷唐志作喪服紀一卷

三禮目錄 隋一卷唐同梁有陶宏景注亡

三禮圖隋九卷同侍中阮諶等撰

禮緯注隋志云三卷亡今取其可考者補其目

斗威儀見文選七啟李善注

含文嘉見御覽一卷

禮記默房注梁三卷隋二卷

左傳注本傳云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邢昺孝經疏引六藝論敘春秋云元又爲之注劉孝標世說云鄭注春秋傳未成以與服虔爲服氏注

鍼左氏膏盲本傳有鄭志目錄有唐志十卷

釋穀梁廢疾本傳有鄭志目錄有隋志三卷唐同

發公羊墨守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新唐志一卷舊唐志二卷

駁何氏漢議隋二卷唐志云何休春秋漢議十卷鄭元駁

春秋左氏分野梁一卷

春秋十二公名 梁一卷

孝經注 本傳有隋一卷唐一卷太平寰宇記作鄭小同撰者非

論語注 本傳有晉中經簿有隋十卷又九卷唐十卷

論語釋義注 舊唐志一十卷新唐志一卷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隋一卷唐志作論語篇目弟子一卷

孟子注 隋七卷唐同

六藝論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隋一卷唐同

駮許慎五經異義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唐十卷

答甄守然書 鄭志目錄有史通作甄子然

乾象歷法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

天文七政論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一

日月交會圖 梁一卷又有日月本次位圖疑亦鄭注

九宮經 隋卷三

九宮行棊經 隋卷三

九旗飛變 舊唐志一卷鄭元撰李淳風注

漢律章句 晉書刑法志魏時承用漢律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鄭元集 梁二卷錄一卷唐二卷近盧見曾輯鄭司農集一卷然缺佚者多如玉涵所引之三禮序論語序詩芣苢疏所引之尚書中候序皆不可得矣

樂緯動聲儀 諸書皆不言鄭有樂緯注然考御覽一引樂緯動聲儀有鄭元注則鄭君曾注樂緯信矣

鄭志 鄭小同撰本傳有隋十一卷唐九卷

鄭記 鄭元弟子撰隋六卷唐同

尚書音 隋經籍志云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等撰釋文敘錄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

毛詩音 舊唐志毛詩諸家音十五卷鄭元等注釋文敘錄載鄭元等九人

禮記音梁一卷舊唐書二卷新唐志三卷曹耽解釋文敘錄一卷

周官音舊唐志三卷新唐志同釋文敘錄一卷

儀禮音梁二卷釋文敘錄一卷

伏波將軍印考

有耕于濟南之野者得古銅印一長寸方如之紐以龜文伏波將軍左下稍損缺字迹尚完好可識咸以爲馬援故物按伏波之名不見于歷代百官表與志中蓋有事則命之事畢則歸其印綬非官之常設者爾前漢南粵傳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魏志文昭甄皇后傳青龍二年以甄像爲伏波將軍監諸將東征又夏侯惇傳鄴破遷伏波將軍又孫禮傳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又滿寵傳破吳于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晉書盧欽

傳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又葛洪傳檄洪爲將兵都尉遷伏波將軍是兩漢及魏晉間多有爲之者獨援居是官久世皆以其官稱之光武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東平王蒼曰何不畫伏波將軍故其名特著非遂可指爲援物也東觀記援上書云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奏可今大字無外嚮狀蓋印篆之正者吾氏衍云朝爵印文皆鑄軍中印文皆鑿借銅質略蝕鑄與鑿不可辨當求王厚之顏叔夏姜夔輩是正之

隱公不書即位辨

春秋懼亂臣賊子而作何以始隱隱公攝其事之見于吾魯而閔隱之不得正其始而正其終也隱之不得正其始不書即位也不書即位攝也然攝之爲言魯史之舊也桓公弒君弒

兄諱之屬之羽父而羽父委之蔿氏隱之被弒不詳而蔿氏之誅誰氏史皆深沒其文而以薨赴于四方則隱公卽位之戈亦必極追而削之如明永樂之于建文天順之于景泰故孔子莫得而書莫得而書故以不書者閔之公羊謂成隱公之意非也且桓之弒必有他故羽父公子專權久矣其于太宰非所急也不應以求太宰故遂至于殺桓及隱不聽復卽譖于桓而弒之其視弒君如左右取攜之便此必非情理所有蓋是時隱長而賢國人悅之會盟征伐率親往涖其役而桓之爲人陰狠賊鷙隱豈不漸窺而得之桓年漸長迴翔而不卽援之位因以猜疑觀望而乘過渴之後忽發禍機于不測此謀弒之所由來必非羽父之故桓非獨與聞乎弒而已也比其卽位旣以隱母之卑桓母之貴而告列國因深沒已

篡弑之名幷削隱即位之實以爲宜繼惠公之後而隱無與焉蓀嘗曰情事如此孔子知之生二百餘年之後無從筆之於書而姑仍其微左氏紀其大畧而公羊指以爲弑則桓之惡真足以欺天下後世矣故三傳之有功于經豈淺小哉孔子生乎定哀見東遷以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接踵於世而魯以周公之後秉禮之國乃與華督州吁潘崇諸人相繼而起周道始壞絕于惠隱之際此九孔子所深懼也故春秋者爲亂臣賊子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

子以母貴辨

公羊論魯桓公曰桓何以貴母貴也又曰子以母貴又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嗚呼何其僻也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魯惠公娶於宋而孟子爲元妃若仲子聲子皆孟子之娣

姪則皆媵妾也何以獨貴仲子卽何氏謂媵有左右亦不得以右爲尊而左爲卑也仲子雖宋武公生聲子亦必公族之子同爲子氏同爲媵妾何以有貴賤之分且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繼室攝小君之位其分尊故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以爲賜之內主使仲子爲右媵則繼室當屬仲子何以聲子繼之聲子既繼是聲子時爲右媵已貴于仲子明甚何以轉謂之卑故公羊又謂其尊卑也微又謂仲子微也何休亦謂仲子卽卑稱其自相矛盾也明矣或謂聲子之卒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不稱夫人不曰薨不言葬其爲媵信矣然爲孟子之媵故孟子卒卽攝其位若仲子未必爲孟子之媵也傳言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惠孟子既卒惠公聞仲子之賢因而求婚焉因

以有歸我之文與娣姪媵者不同而惠公旣愛仲子欲立其子因授意于隱公諸大夫知之國人信之周天子亦聞之故歸之以賵及考宮羽萬而衆莫議其非也東遷以後周禮放佚如衛莊公初娶莊姜又娶戴嬀鄭莊公娶鄧曼又娶雍姞已乖不娶二姓之義並后匹嫡往往有之蓋婚姻之道廢久矣且桓公卽位後必以仲子之貴誕告國人明已之所宜立必舉聲子之卑以表隱公之不成乎君史官書之冊府傳之宜競謂之貴而不知僞也若夫史記稱惠公爲隱公娶于宋宋女至奪而自妻之遂以生允是事不見經傳且穀梁于夫人子氏薨謂隱公之妻是隱初妻于宋旣爲父奪已復妻於宋此必無之事也

公山弗擾以費叛辨

弗擾叛季氏非畔魯也蓋大夫家臣仍是諸侯之臣諸侯卿大夫仍是天子之臣大夫驕恣不臣家臣背之不可爲畔以季氏出君專國弗擾思執桓子以除魯害天道好還出於理之所宜惟弗擾據邑之時其心未知何屬耳當是時魯通國中幾於不知魯君止知季氏見其貳於季氏謂之畔若孔子視季氏弗擾則同爲不庸之臣豈有區別於其間哉使乘弗擾之亂能去季氏季氏去而孟叔自去去三家以還公室興公室以興東周其中或有機焉此欲往之微意也夫以季氏之强較晉三卿齊田氏殆有甚焉不卽爲晉者魯地狹三家分之不足以自立并之而不能并也且三家互爲牽制不能如田氏之專所以幸而僅存而孔子之志欲去之久矣一爲司寇卽墮三家之城俾失其所據若孔子得久于爲政其去

三家必矣而於弗擾又何嫌焉程子謂望弗擾以改過是又不然弗擾所畔乃逐君之巨惡大慝何過之可改佛肸亦晉趙氏之宰也金仁山云當時大夫專制習以爲常故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罪聖人在下既不能治諸侯大夫二子之叛夫子所不絕也此皆聖人有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信矣夫子於諸侯陵天子則譏於大夫陵諸侯則譏獨無譏家臣者或曰春秋以盜書陽貨者何曰貨所竊寶玉大弓魯君之世守也故以盜書豈爲三家書也哉

外丙仲壬辨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注曰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孫奭疏無異辭史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弟外丙外丙崩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崩伊尹乃立太丁

之子太甲其文本之世本與孟子合劉歆引殷歷曰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班固古今人表中上列外丙仲壬譙周古史考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晉語曰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又韋昭國語注曰帝甲湯後二十五世也晉世所出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三年陟仲壬名庸四年陟帝王世紀太子早卒外丙代立皇甫謐云商之饗國也三十一王是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丁也並與孟子合自僞孔傳有湯崩踰月太甲即位之文孔穎達附會之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以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竟去外丙仲壬自是以後疑信者半蓋其時皆未知孔傳爲僞書故也然言有外丙仲壬者有周拱魏晉經史之文言無外丙仲壬者除僞傳外無聞焉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猶易繫辭神農

氏殁黃帝堯舜氏作非指經世而言不足援以為證無徵不信亦信其有徵者而已程子曰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夫外丙兄也方二歲仲壬弟也顧已有四歲乎湯年百歲而崩時尚有二歲四歲之少子乎或以外丙二歲卒仲壬四歲卒是則皆未立也何于太丁云未立于外丙仲壬云二年四年乎使外丙果二歲卒仲壬果四歲卒是賢愚未可知也班固人表得定為第四品乎此尤曲說不攻自破矣金氏前編不列外丙仲壬并載大紀論言殷立弟非正其舛謬處如以仲丁為沃丁七世為九世是皆不信孟子史記漢書國語而襲用皇極經世書之病耳朱子注孟子不多用趙說惟此引于程子之前蓋亦以趙說為是矣

春融堂集卷三十四終